

难忘的背影

——忆父亲周正

周 康

记得学生时代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父亲。当时我的父亲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身体非常健壮，上下楼梯比我还快，我想他应该不费太大力气就能登上火车的站台。只是他身体较胖，其背影就使我和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产生了共鸣。

我的童年时光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当时父亲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农场。家里我母亲身体不好，长年卧床不起，他一有空就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来看看我们，除了照顾我母亲和干家务，还利用这非常有限的时间带我去公园玩。在当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环境里，能和父亲一起到公园的儿童游乐场玩要是多么幸福的事！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可能是难以理解的。我最爱的活动就是和父亲赛跑，当然每次都是他赢，我就是看着他的背影努力地追赶着。

在父亲八十七年的生涯中，他有过两次事业的高峰。第一次是一九六〇年在电影《以革命的名义》中扮演列宁，尽管是靠特殊化装，但确实太像纪录片中的列宁了，对当时的观众来说，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物造型，从而一举成名。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我，但可以想象出在那个年代不看这样的革命影片的人应该是寥寥无几。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就逐渐感觉到自己是“名人之后”了，因为周围的人不管见到我家的哪个成员，总是先谈到父亲，接着听到的便是列宁的名字了。在那个动乱时代，父亲这样的知名人士是在农场接受着劳改，骑着破自行车奔波劳碌，根本谈不上什么特权、赚钱之类的。我们姐弟几个当然也没沾上知名人士的光，反倒倒：街道和学校是引人注意的角色，时刻小心着，怕犯错给自己那有名的父亲找麻烦。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小心谨慎的性格正是从父亲那里传来的。他从来没有像上课那样给我们讲大道理，只是轻轻的一句“别人会怎么看”就足够分量了。是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句话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座右铭，尤其是父亲。从我记事起，周围的环境已经把他和列宁这位伟人锁定在了一起。家里家外他都是一身正气，扮演的角色也都是正面人物了。当他告诉我他曾经在话剧《茶馆》中扮演过无赖二德子时，我真的是难以置信。

父亲的第二次事业高峰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诗歌朗诵热潮。他



2015年9月作者最后一次推父亲周正外出吃饭

把双手放在胸前捏着西装的领子，微微身子向前倾，学着列宁的演讲，当那铿锵有力的最后一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出口后，顿时是满堂喝彩。那时我已十几岁了，周末经常跟着父亲去看他们演出。除了列宁的段子外，他还有革命烈士题材的《夏明翰的故事》以及稍稍带有诙谐意味的《阿凡提的故事》等。每次演出，看到他博得热烈的掌声，连续地返场，我也心潮澎湃，真的为父亲感到自豪。

然而，这个人们把被压抑了十几年的情感寄托在慷慨激昂的诗歌朗诵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艺界也迎来了其现代化的新纪元。在文艺舞台上周正的名字的出现也就越来越少了。这也难怪，父亲不会把握自己的高峰时机，来创造新的机会。尽管更明白“世故”的母亲再三地劝他多“活动”，可他不听。记得有人找他作电视广告，他都拒绝了，说“商业行为不符合自己的形象”。除了演出，他就待在家里，而这待在家里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

老人家操劳几十年，应该在家享清福的时候，子女们却是各奔东西的时节了。我家也是一样，哥哥姐姐都成家搬了出去，最小的我也在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带了很多行李。父亲到机场送我，帮我拖着那最大的黑旅行箱，快步走在我的前面。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虽然身体肥胖，但健步如飞，二十出头的我还是只能跟随着看

着他的背影。

之后我在国外就职，安了家，回北京的次数越来越少，每年也就一两次而已。而每次见到父亲都切实地感受到他在苍老。首先是膝关节的骨刺，使他从以往的健步如飞变成了一瘸一拐，但是他还是坚持工作，上台朗诵时依然是往日的昂首阔步，但回到家就揉着膝盖露出痛苦的神情。由于他体重一百多公斤，又开始出现帕金森的症状，医生不建议他做手术治疗骨刺，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当然情况是日益恶化，终于不得不坐轮椅了。正所谓祸不单行，有一天他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导致大腿骨折，虽然康复了，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而且连自己翻身也很困难。

父亲晚年遭受的最大打击是二〇一二年七月我哥哥因癌症去世，当时大家商量怕父亲经受不住老年丧子之痛，所以决定暂时不让他知道，只说还在住院治疗中。记得那之后的第一个中秋，我看到他侧躺在床上不停地按动手机。那时父亲的帕金森症状也很严重，手抖得不停。我凑上去问他干什么呢，他回答说，“中秋节了，给你哥发个短信。就是手不使唤，唉！”这时我看清他在手机上打的短信“每逢佳节倍思亲”。顿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趁他还没察觉就赶快转身跑了出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告诉了父亲真相。我当时没有在场，听说他很平静，因为他说他已经猜到了。

美丽的错误

任美康

《洒渡与邂逅》的大气、质朴，表面看，是出版机构的装帧打造出来的；翻开书，是诗人东涯的文字经营出来的。

东涯正直、善良，诗集的开篇，便以《错误》为题，向读者坦承自己的感受：我的一生，都在犯着错误/我的性别决定出生的错误/我的死亡决定生存的错误/孤傲，任性，对爱情犯下错误/妄图成为诗人，对诗歌犯下错误/甚至，对其他诗人犯下错误/固守内心的尊严，便对现实犯下错误/因不断地受伤，遂一次次地向虚无/又对存在犯下了错误/因干渴、饥饿，试图靠近溪中的水、树上的果/则是异想天开的错误/言与行都欠圆润/期望便往无疾而终/幸运便总是姗姗来迟/我一直用左手端碗/我总是靠右边走路/我努力屈从于众人的胃口/不惜对自尊犯下漠视的错误/我不被任何人记住，不被任何人遗忘/我一生都在犯着需要纠正、而又无法更改的错误……

这首《错误》，当然不是作者的自供状，但每个句子的叙述，皆不令人陌生，甚至似乎刚在身边发生。将其列为一章生活讲义，或是当作一份人生档案，毫不牵强，贴切至极。

诗中列数的这些错误，通通给人一种错觉。把不是错误，说成错误；把没有错误，坐实为错误。这在诗人的生存现实中，一定有先例频仍、一定有切肤之痛。并且，一定有一些心地阴暗的家伙，就喜爱这些指鹿为马的表演。此诗的独特在于，不仅仅蕴含着随笔的素材、杂文的素材、散文的素材，其实更有小说的素材。当然它最终还是诗，用诗句表达出来，显然另有色、香、味、型。或者说，就有了客观的述说与节制的抒情，就有了可足供读者去繁衍、去完善的情节和故事。

有时候，我们读过一堆文字，白纸黑字，只有单一解释的选择，那仅仅算作一种狭隘的文字。不同生活阅历的人、不同价值尺度的人，读过一段话，如若做出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判断，或博人会心一笑，或激人怒发冲冠，这样的文字，就是高级货色。《错误》的文字品性，便具有多元的质地。

东涯生在海边，长在海边。她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讴歌大海的。即或偶尔去了戈壁大漠、深山密林，所思所念所感，无论比拟，无论参照，无一例外地，依旧顽强渗透着故乡的元素。故而，可以说，诗人多情，把大海当作母亲，便有了无限的膜拜；把大海当作情人，便有了无穷的期冀；把大海当作闺蜜，便有了无尽的诉说。当这一切膜拜、期冀、诉说了到极致，便不可阻遏地化为柔韧的诗行，从心底流淌出来。

海风、海浪磨砺出来的东涯，能目测出海域的宽广，能估算出海浪的重量，过人之处还在于，可以聪慧地面对“人生无常”，用不幸化解不幸的问题，用幸福解决幸福的问题。但她又同时出人意料，将自己的众多诗句侍弄得娇贵无比，其基调弥漫出的忧伤，给人扑面的凄美。“我拥有别人听不到的涛声/在灵魂附近日夜回响/活在海里的人和我对话/只有我能听懂他们的渴望。”“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和盘托出/山峦也懂得静默/隐秘的爱/就是把他放在舌尖/然后紧闭嘴巴/不让最后的甜蜜/轻而易举地流出来”。如此的凄美，发展到凄惨亦不奇怪，发展到凄绝仍属人之常情。而东涯呢，往往不会轻易止步，并远离凄惨，舍弃凄绝，不动声色地继续前行，直至抵达凄艳的境界。“我已种好一畦畦的绿/你来与不来，都不能阻止/各种颜色在眉眼间盛开/从一朵花开始/我将席卷整个春天。”东涯的清醒，常人少有：“再深的欲望/也要学会抽身而退/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每一天只会想/生活、生活/生、或者活/都要简单而快乐。”到了这一步，就等于是，无论做人做事，东涯都抽中了上上签。

绵绵不绝的乡愁

乔秀清

那是一个飘雪的早晨
母亲送我参军到村口
雪花把母亲变成了雪人
这一幕，烙在心里五十个春秋

当早春的玉兰在军营绽放
我想起飘雪的村口
芬芳的风不时吹来
那是雪人温馨的问候

当盛夏的蒲公英飞到练兵场
我想起飘雪的村口
白色的花拂去脸上的汗滴
雪人轻轻抚摸我的头

当晚秋的野菊花开在哨卡旁
我想起飘雪的村口
钢枪的刺刀映着霞光
雪人藏进红日头

当寒冬的白梅装点国防工地
我想起飘雪的村口
抡锤打钉震得大山摇动
身上有雪人的血在奔流

雪人，我亲爱的母亲
你永远在我心上停留
我是那么喜欢飘雪的日子
雪花是军人绵绵不绝的乡愁

感恩生活（外一首）

郭志清

没有愿意不愿意
春草已经疯长
橄榄绿的心情
像蒲公英一样
漫天飞舞
不为什么
只为能与蓝天并肩
和大地为伍
生活的魔瓶
会释放出人生的许多无奈
可热爱生活的我
却从不舍弃快乐的馈赠
当月光再次洒落一地的落寞
我收拾好心情
推门而出
仍看到曙光已泛出笑脸
不论生活给予怎样的苦痛

我还是觉得拥有幸福
已好久好久

窗 外

多少次梦中因你而醒
多少回走过你铺满鲜花的园地
爱上你的那一刻我爱上了整个世界
可我却失去了一颗快乐的心
只为那瞬间的甜蜜
我付出了一生的努力
悔不该把心交给你
从此，我的灵魂便成了
你窗前的一串风铃
多想让大风掀起
悦耳的风铃催你将我想起

司马迁的徐村抑或是徐村的司马迁

冯卫东

撰写历史，而不是跟风随意改写历史或历史人物；就是因为司马迁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因为司马迁把所写的历史人物放在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而不是回避矛盾，更不是粉饰太平。司马迁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敬仰和推崇，这些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世人在敬仰、推崇的时候，很少有人关注司马迁的另一个千古之谜。几个朝代的皇上也好，多少文人赞颂也罢，甚至包括学者，都忽略了一个地方：司马迁后裔的繁衍之地——徐村。

千古之谜，神秘的徐村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每块石碑、每间老屋都凸显出徐村之谜。

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原魏东乡）徐村是司马迁后裔繁衍和生存之地。前几年魏东乡合并到芝川镇，行政上归芝川镇管辖。

徐村有司马迁的墓碑，碑上刻着“汉太史公司马迁之墓”，此碑落款是：“徐村：同、冯后裔敬立。”此碑是“文革”后重建的。

此碑为何是同、冯两姓族人敬立呢？这是徐村千古之谜的第一点。这是司马迁后裔隐秘的高明之处。据史料记载司马迁因《报任安书》下狱而逝，其后人恐株连九族，将马字加上下二点，为“冯”字，将“司”字加上一竖为“同”字，从此司马迁的后裔分为冯、同两姓，虽为两姓实为一家人。现如今，徐村半个村的村民姓冯，半个村的村民姓同。

在徐村老牛坡下有一座石制牌

坊，正中刻有“法王行宫”。这是一条隐语，是司马迁后裔为纪念他，又为了要隐瞒住什么难言之隐立的牌坊。这是汉文字所独有的奥秘，可以颠倒过来读：官行王法。暗指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官刑的真实事件。此为徐村之谜第二点。

在老牛坡司马迁墓碑旁，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庙，此庙无门无窗，房柱上刻有一副对联，此为徐村千古之谜的第三点：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不明，真假真假真假真假分不分。

千百年来，经风吹日晒原来木质雕刻的对联，已模糊不清，“文革”中又遭破坏。司马迁的后裔又修复了这副对联，是在水泥柱上雕刻的。可惜与颇具沧桑的原汁原味的木雕对联相比大为逊色了。

据司马迁墓碑上的碑文记载：“司马迁因《报任安书》下狱而逝，族人恐有不测密将尸骨葬于徐村老牛坡下植之以松柏。”“司马迁真骨墓即指于此……”

那么，人们心存质疑，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司马迁祠堂、墓碑”是怎么回事？村里七十五岁的同养丁老先生说，那是司马迁的衣冠冢。同养丁曾写过一本徐村历史的书，详细讲述了徐村的历史、司马迁后裔的生存情况。

徐村处处有藏头、拆字、虚虚实实的暗语，或可颠倒过来读的文字。当时的历史背景，司马迁的后裔只能用隐秘方式纪念自己的先祖。徐村每块石刻上的每个字都是后人用血泪刻上去的，每个字都经

